

台灣電影《夜校女生》：脫下制服後你是誰？ | 編導專訪

90年代末的台北，她們一個是正牌日校天之驕女，一個讀夜校彷彿「冒牌貨」，交換制服的故事也來自編導的親身經歷……



台北有所「北一女」——台北市立第一女子高級中學，校址就在中心地帶總統府旁，是台灣最受追捧的唯二中學之一所（另一是男校建國高級中學）。

但並非人人都知，兩所名校除白天日學，還各有「夜校」制度。北一女「女子進修補習學校」自1963年開設（至2002），初衷「配合國家經濟建設，提供在職／失學青年受教機會」，惟因日夜為同一批老師輪流上課，坊間家長視為即便夜校也「水準整齊」，加之希望自己孩子親近日校「最會念書」的同學，導致原本的進修學校變調——報考北一女夜校的，其實並非在職或失學青年，卻多為國中應屆畢業生，分數競爭也相當激烈。

台灣新浪潮經典電影《牯嶺街少年殺人事件》講述的正是建中夜校生的故事，但那是60年代戒嚴時期的沉重壓抑；如今在上映的《夜校女生》則「意指」北一女夜校生（片中使用虛構校名「一女中」），以解嚴後90年代末為背景，講述使用同一張書桌的夜校女生與日校女生結為閨密，開始制服交換遊戲，夜校女孩每每需面對身為「冒牌貨」的自卑——即使在愛情面前。當謊言越滾越大，女孩的自我認同也愈混亂。



/

「如果有一天我們沒話講」

「我們常要被動扮演日校生，扮著扮著，難免就有點身分認同的混淆，我也會有點陶醉在綠制服上，但有時又不喜歡這種『冒牌貨』的感覺。」

角色設置對稱，一是正牌日校天之驕女，一是夜校冒牌，張力由此而來。記者面前的編劇徐慧芳、王莉雯、導演莊景燊三人中，徐慧芳就出身北一女夜校生。她介紹日夜校界線模糊，還包括共用教室、一起參與校內啦啦隊、軍歌比賽、運動會等活動，當年北一女任職的親戚不斷慫恿她，謂「升學率高，學費便宜，日夜校共用教室、共用師資、共同活動，根本就是來唸北一女！」

夜校最常見其實是平時成績不錯但聯考失常的學生，徐慧芳和她的主角「小愛」也都如此。電影中的日校桌友敏敏與小愛交換校服，徐慧芳說，這來自現實夜校生親身體會：原來大部分人並不知北一女還有夜校，制服上的學號不像其他學校會註明「夜」、「補」字樣，而僅以顏色區分——日校繡黃色象徵太陽，夜校繡白色象徵月亮。所以夜校生們常被路人攤販以為是翹課的日校生。「我們常要被動扮演日校生，扮著扮著，難免就有點身分認同的混淆，我也會有點陶醉在綠制服上，但有時又不喜歡這種『冒牌貨』的感覺。」



一個標籤不僅意味著身分，更是一種階級分野，這正是電影要探討的核心議題。《夜校女生》是徐慧芳第三部電影劇本，對焦自己高中時代，「中年後想起，突然覺得北一女夜校太特別了。以前不愛提自己是夜校生，總覺得矮人家一截；現在覺得有趣，過了一段跟人家不一樣的高中生活。」2020年，她把劇本給王莉雯和莊景榮試讀，兩人感動到流淚。

他們請來當年在北一女夜校的兩位老師擔任顧問，邀請現實裡北一女、台北師大附中等校的學生看劇本，大家雖然未滿20歲，但對故事中20多年前的升學壓力、母親對女兒的訓誡和期許，仍然很有共感。徐慧芳說因女兒在讀國中，她才發現原來台灣現下升學壓力還是跟當年一樣。片中小愛媽媽也有部分參考她自己的母親，「我的原生家庭也跟片中一樣手頭比較有壓力，所以把很多媽媽講過的話寫進來，大家看了都很有感覺，可見所有媽媽跟女兒吵架都是這樣子。」

格外打中兩位女性編劇的，則是片中一段母女對話：小愛問媽媽，「妳又不讓我考體育系，那幹嘛教我打桌球？」媽媽答，「我就是想，有一天如果我們沒話講的話，我們還可以一起打一場球。」

徐慧芳說，這是她為人母後才有的心情，「我也會帶小孩一起從事一些活動，因怕她們長大後一定有代溝，但還能有某種聯繫在，像是母女間的臍帶還在，不想剪掉。」



日夜制服：一種階級分野

和東亞許多地方一樣，台灣講求名校與升學成績的普遍狀況，也作用於歷代少年人心中某個很深的部分。「感覺像跟同班同學一起在車站等車，突然有豪華大轎車接走某些人，剩下的就要搭比較爛的車。」

當年的北一女因日校、夜校共用教室和課桌椅，發展出獨有的「桌友」文化。就如電影呈現，桌友間會互留紙條、零食彼此打氣。有趣的是電影開始宣傳後，徐慧芳竟因此找回失散多年的桌友，更發現現居德國的桌友跟她兩人都還保留著少女時期傳過的紙條、圖畫。

對徐慧芳來說，其實記憶更清晰的，還是日夜校階級的分野，片中夜校生書包被日校生丟出來的戲，正是她遇過的真事，只是「寫劇本時最大的困擾，就是日、夜校學生心理衝突很大，但真實生活中的衝突卻很小。一般戲劇衝突可能要寫打架、互飆髒話等，可真實的北一女學生都是好孩子，不會這樣。那時書包被日校生丟出來，我們當下有點大聲說『怎麼會這樣子？誰把我們書包丟出來？』但也僅止於此，有不爽情緒但也沒有吵架。但戲劇裡還是會讓兩邊互罵。」

階級分野之於片中剛考完高中的小愛，是人生第一次面對被篩選分類的冷酷現實，夜校制服從此成爲撕不掉的標籤，彷彿時時提醒自己的不如人。她在自卑作祟下，沉溺於日校數理資優班的假身分中。和東亞許多地方一樣，台灣講求名校與升學成績的普遍狀況，也如此作用於歷代少年人心中某個很深的部分。



編劇王莉雯是1992年考高中，回憶當年放榜時考生要按照分數先後，現場撕志願牌，每個學校的名額被撕完為止，「我媽陪我在外面等，兩人非常緊張，怕學校名額被搶完，結果我拿到景美女中（約第四志願）的倒數第四張，也就是全校倒數第四名。撕到牌的時候我媽激動得哭了。」而她從此就承受很大壓力，不敢讓人知道她是吊車尾考上名校。

而校服作為一種標籤，也往往以成人未必認識到的強度波動著少年人的內心。徐慧芳小時本來沒太把聯考當一回事，直到考完認知到學校制服會分出學生高下時，才被一棒打醒，「感覺像跟同班同學一起在車站等車，突然有豪華大轎車接走某些人，剩下的人就要搭比較爛的車，分高低的感覺很明顯。」

而以優異成績考上桃竹苗（桃園新竹苗栗）地區第一志願新竹高中的莊景榮，則是滿足父母期待、為家族爭光的好學生，他第一次看完《夜校女生》劇本後在感動外其實有點羞恥，因為他曾經就是女主角被迫承受的那些「異樣眼光」之一。「高中時，看待第二、第三志願，或排名後面的學校學

生，心中多少有優越感，後來我覺得那是可恥的。我慢慢有改變，是因進入影視產業、拍紀錄片後，看到的人越來越多，就會知道我們不是這社會唯一組成的份子，有太多不一樣的人，這才是正常的社會。才覺得學歷不是唯一評斷標準，人品、品格比較重要，我的轉變是發生在拍片後。」



女生成長題材

「很多台灣女性遭遇不公平對待，傳統父權家庭令男性總被放在重要位置，這種教育的後果是很多男性都是扶不起的阿斗。太多扛起家庭重擔和未來的都是女性，所以我很想講女性自主成長的題材。」

自認在學業上很受挫的王莉雯，過去也是抱著小愛對路克（第一中學數理資優班男生）的看法，覺得自己跟那些優等生是不同世界的人，「我成績不好，大學也考得不理想，但我滿開心的，都在做自己喜歡的事。讀這個劇本時，除了看到升學的痛苦、做各種努力還是成績不好的痛苦，我腦中出

現的都是高中時期跟朋友開心的畫面，那很安慰我。到現在我們都還是很好的朋友，很多東西不是用成績去證明的。」

徐慧芳在原版劇本的結局，原有交代每個角色長大成人後的狀態、人生幸福與否，最後雖因片長等考量捨棄，但她想傳達的是大家曾經覺得考上大學就是幸福的任意門，可是真實人生是各項條件的加總，不會只有一條路，「現在如果問我『女兒要考什麼學校』，我就很分裂。46歲的我知道沒考上好學校也沒有怎樣，之後還是有各種可能，可16歲的我也會跑出來說，不行！不要再經歷沒考好的窘境了！」即便人到中年，心裡還是會有兩個自己在打架。

《夜校女生》無疑是少女成長的故事，也是王莉雯和莊景燊這對編導夫妻作品中最常見的主題，從首次合作的短片《愛瑪的晚宴》（2008），到後來的電視電影《尋物少女》（2015）、電影《科學少女》（2022），兩人一直熱心關注家庭和教育議題。莊景燊提起做紀錄片節目的心得，「我看到很多台灣女性遭遇不公平對待，因為傳統父權家庭的影響，男性總被放在重要位置，這種教育的後果，就是很多男性都是扶不起的阿斗。我看過太多例子了，扛起家庭重擔和未來的都是女性，所以我很想講女性自主成長的題材。」

而他也經歷過成長中的自我覺醒，為符合週遭期望勉強讀理工科，當了半年工程師最後還是放棄高薪，去追尋拍片夢想，並由此形塑了他的創作方向；王莉雯因為中學六年都在辛苦應付聯考壓力，努力讀書、補習，但成績還是很爛，「我很想讓跟我當年一樣的孩子知道，你不是最聰明，但你是最努力的，我們想用電影來撫慰你，給你力量和溫暖。」



90年代的校園：一種台北風格

「用它們共同的氣質和味道組合起來」。色調和質感部分，學校外觀選擇了深咖啡色，跟綠制服搭配起來較為協調，走廊柱子偏向深灰和磨石子質感，傳達莊嚴端正之感。

2023年夏天開拍，莊景燊原本希望「一女中」場景能直接在北一女拍攝，但校方因擔心學生受影響而婉拒，劇組便以北一女的建築造型、色系為方向找景。最後片中校門口、教室、體育館、操場四場景分屬不同學校，有眼尖網友發現校門是和平高中，廁所在靜修中學，「用它們共同的氣質和味道組合起來」。色調和質感部分，片中學校外觀選擇了深咖啡色，跟綠制服搭配起來較為協調，走廊柱子偏向深灰和磨石子質感，傳達莊嚴端正之感，「（年代感）不夠的部分，後期特效做了蠻多調整，比如修掉冷氣機，校門口改了很多，馬路上的新式標線、顏色、交通號誌等。」

至於台北著名補習街南陽街的空景，劇組以舊照片參照，把畫面上所有招牌做CG處理。其他會牽涉到年代問題的街景都避掉了，只剩下小愛和敏敏等車的公車站牌，「選擇那個場景是因為後面的石頭圍牆太漂亮了，裡面還有日式建築跟樹，我們把角度框好，就請美術組放一支站牌在前面。」

而小愛家為符合90年代台北人家風格，從客廳進門就有一大片溫暖木質櫃。後期調光也下了功夫，「一般只刷一層單色調來代表復古，我們不是這樣做，反而用很多洋紅色、偏紅的調子，這是跟攝影師陳麒文討論出來的特殊色調。」「現場拍攝也先設定好不同場景使用不同濾鏡來定調。」於是僅教室部分，就分下午四點前、四點後和晚間三個時段，以及教室內與外，各有設定不同光色。



「敏敏是有點酷的，項婕如的短髮造型很符合我想像的樣子，加上書包稍微抽點鬚鬚、揸短一點，這在我們那個年代就已經算作怪的壞學生了。」

這些20年前的光線與色澤，是兩位新生代演員陳妍霏與項婕如的背景，那環境中角色的特質也在她們本人身上。飾演小愛的陳妍霏曾是金馬獎最佳新演員得主，也是台灣人氣前三的新生代女演員。莊景燊說：「片中角色小愛的脾氣比較拗，有自己的主見，我看妍霏以前的作品尤其是《人選之人》裡，有一股這樣的氣在，很適合小愛彥扭尷尬的個性。」王莉雯則對她在《無聲》中的一個表情印象很深，「她片中的處境很可憐，可她會用笑容去詮釋無奈、無辜、無助，這種反差的表演，讓我們覺得她的處理很不一樣。」

徐慧芳得知要由陳妍霏飾演主角時非常開心，她認為自己筆下的小愛其實是很失控脫軌的，「她又說謊，又愛慕虛榮，都做滿討人厭的事情，所以演員本身不能讓人討厭，妍霏整個人很甜美，會讓人同情、原諒她。」而同是新生代女演員的項婕如，在莊景燊眼中「有一種出身不錯家庭的氣質，外表精緻，又有點傻里傻氣，因為她的精明是裝出來的，還是小孩子、但要裝大人，這是她跟敏敏很像的地方。」「敏敏是有點酷的，項婕如的短髮造型很符合我想像的樣子，加上書包稍微抽點鬚鬚、揸短一點，這在我們那個年代就已經算作怪的壞學生了。」王莉雯還觀察到項婕如跟敏敏一樣自我要求很高，想要裝酷、不想讓人看到她不完美的一面。



走路卡卡的女生：身份揭穿之後

“「不要被外界的標籤束縛了真實的自己」、「重點不是你現在在哪裡，而是你要往哪裡去。」

以角色心情來說，難度最高的環節，莊景燊認為是小愛被揭穿身分，和之後她回到桌球館崩潰的兩場戲，「演員情緒必須從一開始的緊張，到被喜歡的男生讚美而開心，但又要面對一群陌生大人而感到不安，再加上她原本的自卑感，都在同一個場合演出來，而最後情況竟然是往她最不希望的方向發生，在崩潰之前還要強忍著跑掉，這個sequence是最困難的。可是她做得很好，真的很厲害，可以精準掌握演出的技巧。」

陳妍霏還自己為小愛做了一個肢體設計——她走路時會有一點卡卡、磕磕絆絆的感覺，在她跟「敏敏」第一次去補習班、走出電梯的時候，還有她看完妮可基嫻的回信，起身要阿超（錄影帶店店員）翻譯的時候，都做了這個細膩的表演，讓莊景燊讚譽有加。

「不要被外界的標籤束縛了真實的自己」、「重點不是你現在在哪裡，而是你要往哪裡去。」徐慧芳藉由《夜校女生》拋出了這些議題，然而更深層的提問是：「脫下制服後你是誰？」這不是失敗者才有的困擾，就算是人生勝利組，也會有這樣的憂慮，「我遇到一個北一女日校的校友，她說以前穿著高中制服，站在那一句話都不用說，spotlight就在她身上，大家都知道她很棒，等她考上大

學不用穿制服了，反而覺得怎麼都沒人在看她了，大家不知道她很棒嗎？那一刻我才了解另一個立場的心聲。」

而當徐慧芳自己從職場回到家庭，這個侵擾她整個高中時代的問題又出現了，「以前拿出去的名片是廣告創意總監，現在變成地方媽媽，突然覺得人微言輕，填家長職業的時候如果寫家管，老師會不會看輕我的小孩？」她感慨制服或名片有時就是這樣判定了你的階級，有時助你獲得更好的待遇，但在這些之下如何尋到真實的自己，依然是一輩子的大哉問。